

往事如昨

秘鲁修船记

毕务义

一

二十三年前,我们渔业公司船队第一次到秘鲁修船的艰辛往事,我至今难忘。当时,公司13艘渔船在阿根廷渔场结束生产,转到秘鲁外海渔场作业。按国家要求,渔船每年都要进行坞修,而且需要国内船检局验船后,办理船只船检手续才能合规正常生产。

2002年6月18日,公司组织以我为组长,孙德茂、姜勇、刘衍波、杨新民为副组长,各相关工种技术工人为成员的修船领导小组,前往秘鲁组织修船。

我们修船小组首先考察了秘鲁的几家修船厂,确定秘鲁海军船厂为公司修船单位。

鉴于国外坞修费用相当高,为降低成本,修船物资全部从国内用扒载船捎来。在坞修期间,在坞台上对船舶水线以下去锈保养,检查舵系轴泵,海底筏及船体,确保安全。船上除了一些大活由船厂来修理,主机保养、水线以上去锈保养,大部分都由我们修船小组及船员负责。

发扬烟渔人“艰苦奋斗,海上创业”的精神,我们克服重重困难,本着既降低成本又确保安全的原则,自己动手,自力更生。最终,第一次在秘鲁海军船厂的13艘渔船坞修,只用46天就全部出航。公司首开我国远洋作业渔船境外坞修的先例。

二

第一次到秘鲁船厂修船,我们每天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“金海一号”更换冷凝器。现在回忆起来,还历历在目。

“金海一号”是公司1997年购买的五艘日本船厂出产的1000吨鱿钓船之一,本来就是二手船,船龄已有十多年。在上坞前,“金海一号”就发报给公司:船上冷冻系统的冷凝器管路漏水,需更新修理。公司设备动力处特意派人到大连厂家购买了一台冷凝器捎到海上,准备坞修时更换,但因型号不对,不能使用。

“金海一号”入坞后,经船厂检查,冷凝器管路腐蚀严重,需要更新管路。厂方明确通知,厂方没有这种特质钢管器材,不能修。这样,“金海一号”下坞以后,就要停港待修,不能出海生产。

修船小组得到这一信息,急得团团转。这时杨新民提出,我们的代理公司有一艘待处理的渔船,停在锚地。这条船与“金海一号”是日本一个厂家生产的姊妹船,船上的机件都一样,可以考虑把它的冷凝器拆下来更换到我们船上。

这简直是个异想天开的想法:人家好好的船怎么可能同意拆给我们来修船呢?

没有别的办法,我同姜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向代理公司董事长Mr.徐提出了这个请求。

没有想到Mr.徐欣然同意,他说,如果你们能拆下来,就组织人去拆。但是锚地没有吊车,拆卸这么大的机件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他个人认为办不到。

我们修船小组认真研究,一致认为,凭船上现有的条件,拆卸、移动这么大的机件,最后还要出舱并提升到甲板上,有很大的风险。

但是,难得在异国他乡有这样的姊妹船,同时船东又同意支持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去做,只能让“金海一号”下坞停工了。

最终,我们商定,困难再大也要上。我们成立了一支青年突击队,选拔几个年富力强、技术好、做事精干的人员,由修船小组副组长刘衍波带领,到一线去指挥并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,人员由他来挑选。最后,他挑选了公司来秘鲁修船的程波(钳工)为队长,队员有颜永利(钳工)、姜春华(电焊工)、孙建军(电工)、邓强(木工)、“金海一号”的轮机长于延龙,加上大管轮及两名精明强干的加油员,总指挥,共十人。

三

我与刘衍波一起召开了青年突击队动员会,把修船的重要性,时间的紧迫性清楚地讲给大家,并要求大家以科学的工作态度,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。重点强调的事情,是要保证安全:启用电气焊时,防火措施要做到位,有专人看火,绝不能起火;再是要求大家听从指挥,团结一致,互相协作,互相关心,必须保证每个人的人身安全,不要负伤。

青年突击队队长程波,轮机长于延龙工作热情很高,表示难得有这样的机遇,他们有信心、有办法完成这次拆卸冷凝器的任务,保证船只正常出海生产。

青年突击队做了充分的准备,自带氧气瓶、电气焊机、三台手拉葫芦(斤不落)及相关工具,准备了钢丝绳、钢丝扣子、绳索等,购买了面包、矿泉水、咸菜等作为午餐。第二天一早,一行人就乘着汽艇到锚地登船行动了。

连续工作了三天,冷凝器还是没有拆卸下来。机舱工作空间狭窄,人多使不上劲。而且,已使用十几年,行将报废的旧船,每拆一个部件都要费很大的工夫。他们移动冷凝器这个庞然大物主要靠手拉葫芦(斤不落),一点一点地移动,计划出舱时,因为主机占据了机舱的空间,不能从主机上方出舱,只能在主机旁边出舱,就要把甲板拆开并切出一个长方形的洞口,再用手拉葫芦(斤不落)提升到甲板。这些工作都非常艰难,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。

但是,“金海一号”在坞台上的最后期限是7月14日,必须在下坞前用坞台航道吊车吊装大型机件。

在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上船拆卸冷凝器的同时,杨新民向船厂主管提交了拆卸“金海一号”冷凝器的修理计划,船上的冷凝器由船厂车间派人拆卸吊出机舱。

船厂在“金海一号”的船体中央冷凝器位置,用电焊切开一个方洞,直接将冷凝器从船体方洞拖出。

第四天中午,海上总指挥刘衍波打来电话,要我们联系拖船,下午到锚地将冷凝器转运回船厂。听到这个消息,大家非常兴奋,立即做了工作安排:一

是杨新民同船厂车间联系,派吊车在码头等候。二是同海军船厂联系派一艘拖船到锚地去接冷凝器。海军船厂派一艘1000马力的港内拖轮,这艘拖轮比较新,船况非常好,船长也很精干。

四

我与姜勇、孙德茂随拖轮到现场去接冷凝器,这是我们的一件大事。

下午两点左右,拖轮到达了锚地,当拖轮帮靠好渔轮,船上已将冷凝器用两个手拉葫芦(斤不落)提升到甲板船舷边,牢牢地固定好。

这个庞然大物是圆柱体形状,直径约一米,长度三米多,冷凝器体内装有许多钢管,重量能达七八吨。经过四天的奋战,这个庞然大物终于降伏在十位勇士脚下。

当看到一个青年突击队队员们满脸满身油渍,神情严肃地站立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周围,随时等待拖轮帮靠的时候,我心头一热,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。

开始交接冷凝器了。

随着总指挥刘衍波一声号令,首先松开冷凝器上两个手拉葫芦,让两根钢丝绳受力。随着他的指令,渔轮上两根钢丝绳同时一点点放松,冷凝器沿着船体下行;我们拖轮上的几个人用力拉紧冷凝器上的绳索。但是,冷凝器太重,根本无法将其拉向拖轮的甲板。

这时,七八吨重的冷凝器已经下移到两船之间,想再向上提升是不可能的。情况很危急,为了安全起见,我们立即将冷凝器用钢丝扣子连接到拖轮甲帮的带缆桩上,防止意外事故发生……

拖轮船长几次提出调整方案,都因冷凝器太重不能实现。最后他决定,将冷凝器用钢丝绳固定在拖轮的甲板外,运回船厂。

我们返回船厂时,立即与杨新民通话,请求船厂码头吊车都做好准备。可惜的是,杨新民和船厂主管对冷凝器的重量估计不足,只调来一台能吊3吨的吊车,这是个隐患。

当海军拖轮把吊冷凝器的准备工作做完后,吊车开始起吊冷凝器。突然,吊车起重臂前倾,吊车底盘翘起,引起码头上一片惊叫:不好,吊车可能要翻车!

这时,很多人爬上吊车后底盘上,试图增加重量,将吊车底盘压正,却无济于事。

幸运的是,起吊前,船厂工人在冷凝器上拴了一根钢丝进行保险,另一端系在码头带缆桩上,使冷凝器不再继续下沉了,也使吊车起重臂前坠停止下来,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发生。

随后,船厂调来一台十多吨的大吊车,顺利地将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起吊到码头,用拖车拉回车间。

这样,冷凝器在船厂车间拆卸,重新检查试压修理后,用坞台航道吊车顺利吊入“金海一号”机舱,进行安装。

这次“金海一号”坞修解决了超级重的冷凝器的问题,船顺利下坞,出海生产,为公司,为国家继续创造财富。

俺村那些地名

林进好

一夜春雨淅沥下,
弄箫吹笙乐万家。
含笑耕种趁时早,
挥汗相伴日西斜。
翁姬孩童齐奋力,
鸡鸣犬吠鸟声杂。
粮谷丰稔仓廩满,
门染芳菲处处花。

这首田园诗歌说的就是我的出生地,胶东一个叫上林家的村庄。村里的地名朗朗上口、颇具韵味,让人不由得感叹老祖宗的才智。

地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,是城市乡村的名片和符号。村东一条大山岫,名为东岫;东岫尽头的阳坡,草木旺盛,名为北大坡;坡下有两处石洞,名为狼窝,下雨天,里面可容纳三四人避雨;对面阴坡常年不见太阳,被命名为黑腿后;小山洼中自上而下有十五块小梯田,命名为十五贯,这可能是受了冯龙梦“三言二拍”和姑苏抱瓮老人《今古奇观》的启示吧。

一小块平地上突兀隆起一个石孤堆,酷似蘑菇状,就被命名为东鼓子;偏西北有一小缓坡命名为果顶,看来以前的主人在此栽种过果树吧。

远处一座山命名为牙洼,此山在半山腰有一排裸露的石头,整齐地排列着,像人的牙齿一样。

附近一座山名为庙山。抗日战争时期,村民在山上以插旗为号,给村民和民兵传递信息。据说山上曾建一座小庙,建于何时已无人知晓,庙山因此得名。

庙山前坡是一片梯田,名曰圈前坡。禾苗青绿时,抬眼望去,山上山下一片绿海。圈里外口有一泉水,站在泉水眼旁,东侧是陡峭的山坡,行人很难在此处上山,需绕道而行,故命名为仄愣坡。仄愣坡山后有一山坳,两边亦较陡峭,因见到太阳的时间很短,就像是早晨和傍晚的景观,故命名为朝夕岫。

村西的那座山命名为蝎子岭,倒也名不虚传——山上确实多蝎子。小时候,我多次到山上捉过蝎子,卖给收购站,赚的钱能买笔记本和铅笔。上山用手把石头一掀,可能就有蝎子出现。山的东支脉有一小山头,上面布满了砂石等杂物,植被长不起来,故命名为光光顶。山下平缓处也有一个石堆,同样是蘑菇状,命名为西鼓子。它与东鼓子遥相呼应,似凤凰展翅,比翼双飞。

蝎子岭有处老虎洞,幼时大人们提到老虎洞,小孩子就不敢夜啼。老虎洞偏南有一座山,因山崖上多野布鸽,命名布鸽山。当年,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楼碍眼,人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烟台的海。犹记得我第一次登山开了眼界,真是赏心悦目。

村南有处丘子岫,是一条深沟,岫下边曾有一南观庙,相传是丘处机建的道观,其楹柱需两人才能合抱。

村北曾出过几位林姓名人,一人考中进士,官拜河南南阳府府尹;一人考中副榜,在山东兖州府邹县任教谕。北塔一处南北通道名为北山嘴,天天人来人往,从当年的坎坷沙土路到如今光滑的水泥路,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